熟悉的人要举手致意

庞余亮

第一次见到这个微信名叫“凹凸曼同学”的白胖子,就觉得很眼熟。但我们的确没有见过面,后来我想起来了,他酷似画家刘晓东油画中的那个白胖子。

白胖子有白胖子的好处,显得年轻。况且凹凸曼同学本来年纪不大,白和胖,加上他整天乐呵呵地微笑。看上去,凹凸曼同学根本就不像年近40岁的人,反而像不到30岁的愣头青。

喜欢读书的凹凸曼同学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愣头青啊,他有许多值得同龄人学习的长处。每次我表扬他,凹凸曼同学总是憨厚一笑。我让他凹凸曼同学讲故事,他首先说起的不是他自己的故事,而是我的散文集《半个父亲在疼》和长篇小说《有的人》。《半个父亲在疼》和《有的人》可是探讨父子关系的,而我听说,凹凸曼同学的父亲,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。

但再好的父亲也会与儿子有冲突,这就是父子关系的悖论,生下儿子,其实就是否定父亲。父亲的心中有不甘,有对儿子的不信任,还有那不堪一击的自尊心。凹凸曼同学和父亲的冲突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父子冲突。这样的典型,放在每个具体的父子关系上,又都是一部风驰电掣又惊心动魄的逃跑与追逐史。

凹凸曼同学从小其实是个眉清目秀的乖乖仔,听父亲母亲的话,德智体美劳,几乎是全面发展。每到亲戚聚会,凹凸曼同学会得到一大把又一大把的表扬,而这一把表扬,最后统统归到了凹凸曼父亲那里了。

再乖的孩子也有“反叛”的时候——加了引号的“反叛”其实是“寻找自我”的同义词。

凹凸曼同学的第一次“反叛”发生在他第二年高考志愿填写,凹凸曼同学把第一次高考失败的原因全部归于父亲的身上(他第一年可以上扬州大学的)。多年之后,凹凸曼同学说到这次“反叛”,也自我检讨了一下,第二年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他陷入了那场无疾而终的初恋。

有了第一次“反叛”,毫无意外就有了凹凸曼同学的第二次“反叛”。大学毕业后,凹凸曼同学没有按照父亲的安排,在父亲朋友的单位做一只温水里的青蛙,而是毫不犹豫地跳了槽,但他没把这件事告诉父亲。一个星期后的深夜,暴怒的父亲一脚踹开了凹凸曼同学的房门。

那夜之后,凹凸曼同学说他真正毕业了。

那夜之后,凹凸曼同学开始独立创业。

一个人的创业是多么不容易啊。他去湖南山里,去山西,去内蒙古,去山东,挫折一个接着一个。父亲的绝情话成了他奔跑的动力。凹凸曼同学的念头是,既然已从父亲的呵护中逃脱,就不能再回去,成为一个乖乖仔。记得在那年在东北,下了大雪的东北,零下30多度的东北,那么冷,那么孤单,为了等一个重要的客户,我们的凹凸曼同学等待了整整一个星期,终于等到了他的第一笔大单。每次说到这次经历,凹凸曼同学说,有时候,人多点脂肪是有用的,可以御寒。

父亲其实还在关心他,只不过全是通过母亲传达的。凹凸曼同学是知道的,但他不说。最后还是父亲表达了对他的称赞,说他从烟台寄回来的苹果特别好吃。凹凸曼同学告诉我,其实父亲不知道苹果背后的故事,他也不能告诉父亲。去烟台是因为有个项目,那次谈得很不成功,于是就喝酒。喝多了就在人家的果园里乱走,渴了就扯树上的苹果吃,吃到第二棵树的时候被果园主人擒住了。最后的解决方案是,凹凸曼同学出1500元,“包”下第二棵苹果树上所有的苹果,主人还不错,可以帮摘,还可以代寄。就这样,父亲吃到了儿子“特别”从远方寄回来的好苹果。听着父亲的表扬,凹凸曼同学没有说话,但还是坐下来,和父亲面对面喝了一次酒。快40岁的人,他早和衰老的父亲和解了。

过了不久,凹凸曼同学被家门口超市的小狗咬了一小口,他没有在意,就去了合肥出差。谁能想到,这只小狗突然死了。父亲听到消息后很着急,半夜里指挥远在合肥的凹凸曼同学去医院打血清,一边请人将已埋掉的小狗挖出来。最后只是虚惊一场,小狗死于宠物狗常见的细小病菌。父亲把检验结果告诉凹凸曼同学,他的语气是喜悦的。凹凸曼同学不知道,在家和宠物医院之间一直奔走的父亲已几近虚脱。

凹凸曼同学实在太忙了,总是匆匆回,又匆匆走。但父亲还是用一场手术“拴”住了凹凸曼同学。因为一场病,凹凸曼同学在上海中山医院陪了父亲一个月。那一个月,凹凸曼同学切切实实地瘦了。

瘦下来的凹凸曼同学在微信中说,在上海,他反复读了我给他推荐的那首《父亲与我》,几乎背熟了。

“……滴水的声音像折下的一支细枝条/像过冬的梅花/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/但这近乎于一种灵魂/会使人不禁肃然起敬/依然是熟悉的街道/熟悉的人要举手致意/父亲和我都怀着难言的恩情/安详地走着”

这首诗叫《父亲和我》,是诗人吕德安写给父亲的,凹凸曼同学说,陪同父亲的时候,有个深夜,说不出话的父亲向他举手。他明白父亲是什么意思,父亲是向他表示歉意,因为他生病,耽搁了儿子许多工作。

凹凸曼同学说他会永远记得那个上海之夜,那个他也同时向父亲举起了手的上海之夜。

一千零一夜 (中国画) 李知弥

『角色』之美

宁白

入世人生,会有多少个角色?

海萍一降生,是一个女儿的角色。以后,她还会承担起一个女人被赋予的所有角色。

女儿与母亲,有天然的无间亲昵。母亲临终前一晚,海萍与母亲躺在同一张大床上,犹如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。此时,是陪伴,也是锥心悲切的依恋。暗黑中,她抚摸着母亲衰竭的身体,一夜无眠。

初入职场,在一家大型商厦。母亲拉她在身边,轻轻叮嘱:人民币是花花纸,让你过个手,就算完成任务。此话铭记一生。即便后来身为颇具规模的国有珠宝公司董事长,却是全国整个行业中不见饰金戴银的“素衣”老板。现在,她可以奉女儿的澄澈之爱,送身边的母亲远行。

海萍另一角色是别人家的儿媳妇。平日里,言语恭敬、礼数周全,都不难做到。只是,公公婆婆寿高病卧长久,便让儿媳一角面临考验。一些女企业家,身为儿媳妇,通常做法是,出钱雇人照料,偶尔临床问安。这已经是一个好媳妇的姿态,会有千条赞语。

可是,海萍以非常态,出现在卧病的公公面前。99岁的公公病重时,她下班去公公那里,买菜做饭,为公公洗脚、端尿盆。从董事长向儿媳妇的转身,随性而自然。看到她低头、弯腰的身影,夫婿的哥哥情不自禁地说:你是会积寿的。公公走之前,抓住她的手不放。夫家的人,低着头,哀伤里,淌过一丝谢意。

送走老人,海萍已是奶奶了。

调皮的孙儿上小学三年级,正是惹事的年龄。那天放学回家,捂头喊痛,孩子支吾着没说清缘由,学生的家长群已炸开了锅: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学生!要去找校长处分这个老师!

原来,孩子在课堂上捣蛋,被年轻的女老师,随手一拽,磕碰到了墙壁。

奶奶也心疼啊!

当晚,奶奶去了学校。先找老师,老师连声表达歉意。奶奶说,你管得对,不管,要翻上天了,以后手势轻一点就行了。又走进校长室,对校长说,这个老师管得对,你不能处分这样的老师。承受着群情激愤压力的校长,松弛下来了。奶奶以理性平息了一次校园波澜。

前不久,我们十位老人组团去河北自由行。年近70的海萍被团长任命为秘书长。购票、发通知、分房卡、找餐厅、调整景点、点菜记账,同居一室的妹妹笑说,姐姐哪里干过这个活,回到酒店,放下背包,第一件事就是摊开白纸记账。

妹妹不知道,临行前为抢高铁票,开售那天,姐姐一夜没睡踏实,4点起来打开手机盯着。事后,她自嘲:大炮打蚊子,用力过猛,但学到了不少。

那位看似爽直却也狡黠的又高又黑的司机,十天里,被海萍调教好了。轻声慢语中的哄、嗔、关切,让司机顺心按秘书长的路线行进。最后一站石家庄,是他的家乡,他买了一大袋最好的桃子送给我们。

进入雄安新区,海萍告诉我:“这是季文生前很想来看看的地方,这次我代他来,也是陪他来”。她说:“今天早晨,手机上跳出了一张他的照片,甚感奇异。”我一看,是前几年在临安山上拍的,季文笑容灿烂。

季文病了五年,海萍在医院陪伴,请教医术,沟通护理,与医生护士护工都成了朋友。一本翻熟了的《病人营养学》提示她,要给季文烧哪些有营养的菜。有几天,海萍累倒,躺在家里,季文不时地打电话追踪,说是安抚,却难掩盼妻子早日回到身边的念头。

离世前几天,海萍把季文接回了家。自己给他理了发,请来修脚师傅给他修了脚。只是,离别的无奈,在这一理一修之间,难有分毫的消弭。

伏天午后,雄安街上高温烈日,空无一人。我们在楼宇间穿行。海萍左手高举手机,机屏对着空旷街市,对着路边一幢幢高楼,对着现代时尚的建筑“雄安之眼”,脸面侧向手机,絮絮细语。

每个人都悄悄拉开了与她的距离。这是海萍在一个特别场景中,对季文的内心倾诉,是两人在人世间一次情意深长的匆匆散步。

坐在高铁车厢里聊天的时候,有人说,海萍把人生的各个角色都“演”好了,难得。其实,人生如戏,舞台上的角色,是艺术家悟透了角色的魂灵和气韵,才自如地展现角色的形象。海萍在“人”字面前,谦恭好学,参悟人性,善德行世,便使不同角色,以本真的模样,走进了人心。

鸽子鱼

胡静

鸽子鱼,栖息于黄河流经宁夏地段内。

史料记载,清朝时期,鸽子鱼被视为珍贵的贡品,肉质细嫩,味道鲜美,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。沿途百姓难得一见这珍奇之物,纷纷驻足围观,一睹鸽子鱼的风采。鸽子鱼并非易得之物。它们生活在黄河深水激流之中,以浮游生物和小昆虫为食,且极为机警,稍有风吹草动,便会迅速潜入水底,踪迹难寻。因此,捕捞鸽子鱼并非易事,需要经验丰富的渔民,借助特制的捕捞工具,才能有所收获。

鸽子鱼体形似鲤,但两侧扁平,头小且尖,体被大圆鳞,尾鳍分叉且深红,腹部呈乳白色,背部灰黑且有纵行的不规则褐色斑纹。在民间,流传着许多关于鸽子鱼的神秘传说。很久以前,在中卫香山的谷壁上,居住着无数美丽善良的鸽子,但他们都被鸽妖统治着。每年粮食成熟时,鸽妖就驱使鸽子们将田里的粮食衔到山洞里贮起来,供它享用。有一年,黄河泛滥,庄稼颗粒无收,第二年开春后,农民没有种子无法下种,眼看没有生路可寻,男女老幼一片悲声。这时,一对美丽的鸽子:一只纯白色,一只粉红色,飞临上空,看到了这人间的不幸,决心要解救人们的苦难,于是带动鸽群把岩洞里的粮食衔出来,撒到了田里。人们得救了!可是,这一对勇敢、善良的鸽子却遭到了鸽妖的无情追啄。它们被追赶到黄河边时,已经满身伤痕,精疲力竭。但是它们宁死不屈,就双双投入了滔滔的黄水之中,变成了一对美丽的鸽子鱼,一条红的,一条白的。现在粉红透白的鸽子鱼,就是它们繁衍的后代。

鸽子鱼一度处于濒危状态,这无疑是大自然给我们敲响的警钟。人类的过度捕捞、黄河生态环境的变化,都让这些生灵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夜幕降临,一大群鸽子鱼一起跳舞!它们时而形成圆环,时而形成长条,它们动作一致,配合默契。鱼群一会儿向左旋转,一会儿向右旋转,它们轻盈地跳跃着,银色的鳞片闪烁着光芒。

如今,鸽子鱼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这些传说曾经保护过人的生物,也受到了人的保护。

逍遥之爱

许道军

《婚前试爱》中说,你爱一个人,首先就要伤害他,因为内疚是维系爱情最好的方法。这句话很难理解,也会伤害很多人,但荒诞永远是真理的一部分。

《黑骏马》中,白音宝力格深爱索米亚,是因为他在17岁的时候离开了心爱的姑娘进城,开始了新的生活,而索米亚遭人强暴,导致婚姻不幸。成年后的白音宝力格回到草原,但无法改变过去,无论他多爱奶奶,多爱草原,终究是意难平。《小李飞刀》中李寻欢深爱林诗音一生,也郁郁寡欢一生。他为何如此多情,是因为年轻的时候,他将林诗音,也是深爱自己的恋人,以兄弟情谊的名义让渡给了朋友龙云,而龙云是一个恶棍。多年后李寻欢再次回到故乡,失手杀死了李诗音的儿子龙小云。这是林诗音的命根子,不幸婚姻中的唯一寄托。李寻欢亏欠林诗音一生,因而内疚一生,他为林诗音所有的付出与隐忍,都被理解为爱,实则不是。

“情不知所起”,但一定结束于“从此我们两不相欠”,但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的爱,更不希望它是爱的真相。

有一种爱是躬身入局,克己复礼,无限责任,这种爱最苦。《天龙八部》中乔峰如此,他爱阿朱,爱大宋,至死方休。有一种爱类似于“慈悲”,哀众生皆苦,视爱为劫。但无论是仁者之爱还是慈悲之爱,都过于抽象,还有可能伤人伤己,我们或许可以求助于逍遥。这种爱体现为理解、呵护,却不介入,欣赏双方最好的样子,珍视一起最好的时光,成就各自最好的本性。极致的逍遥之爱像是无情,好比两棵树,并肩而立即可,无需连体。风雨中根须互助,努力站稳各自的地方。但它的多情之处也恰在于此:互不起亏欠之心,也从不说感恩。

寻找星火

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施钟悦

20世纪30年代,虹口区依旧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北端。在白色恐怖的围剿下,为鲁迅与他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兴起,提供了一片难得的“乐土”。90年后,我站上同一片土地,虹口已经耕耘出真正的乐土,无论在生活上或在文化上。新店挨着旧铺子开张,弄堂镶嵌着历史建筑的铭牌,木刻讲习会旧址、内山书店、鲁迅故居……今天,这里经济繁荣,市井喧嚣,左翼文化地标于此聚集,上世纪的革命回音仍旧洪亮。

作为新一代青年,我常常惭愧于自己对于左翼文化的理解不足,虽然读着左联作家前辈的著作、诗句,也曾受过历史的教育、频频回望过他们所走的路,却难免也犯幼稚病。这种错位感来自何处?也许,因为我是现代都市的温室中成长起来的学生,是广大象牙塔中孜孜求学的脱产者中的一员。有许多这样的人:年轻、聪慧、彷徨。接受教育,却不崇拜教育,学习宏大的历史,也并不信赖那种叙事。如今,当我再一次被殷夫、柔石等左联诗人的诗作所震撼,被他们对光明的热烈向往和对牺牲的毫不犹豫所感动(那是真正有血有肉的反抗!)时,我想走得离那种思想和那种激情再近一些。什么是左翼——又有什么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左翼文化精神?我想要认真地发出一次询问。

我想,左翼文化的生命其实扎根于永不停歇的斗争性与警惕性。它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:文化必须与时代同频,与人民共情。左翼文化运动中文艺大众化的立场、敢于破局的锐气和扎根现实的担当,无疑是摆脱当下困境的密钥。于我而言,对左翼精神的继承,不能停留在对历史的忧郁缅怀。当代青年真正的责任,是需要联合、需要团结,需要走进真实而具体的生活,离开那个幻想中的乌托邦,以身边每一次小小的改良为起点。

十日谈

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

听,青春在发声

责编:吴南瑶

无需刻意模仿先辈的路径,只需承继那份滚烫的初心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